# 賴古堂集

# 賴古堂集卷之十七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 序　碑　記

### 送王庭一入楚序

丁亥入閩僦居聖湖丁時聞比舍兒讀書聲與南屏百八鐘相間漏下數十刻弗息辨明則又然數十日如一夕也心異之以爲此中有人不當復妄語急令張子京大索之乃知是王子庭一因得見庭一時方十二齡耳予第二兒在揚是歲甫生巳丑庚寅以入賀甲午以量移丙申以入閩對簿戊戌以復入都廷訊凡五過湖上每過庭一輒袖所

爲詩若文就予正予謂予京庭一詩若文見輒益進方壯何所已耶然甲午以前予之知庭一以詩若文卽庭一暱就予亦以詩若文耳當予戊戌就逮時緹衣閉予舴艋中衞以甲士謠詠之音日夜弗息庭一獨來左右予日夕弗怠簞爨颷發舴艋星馳庭一猶揮淚岍側依依不忍去是時揚兒十二齡矣予以此益重庭一命兒兒事之明年爰書具又二年辛丑

先皇帝釋予獄

今上念予守閩功褫宥及於寬政復憫其不間於

訓量授予職予於是年莫春返自門廬居高座秋

往虞山乞先人隧誌舟近毘陵值庭一將往白門慰予便欲從楚省其尊大人嗟乎庭一當予入訊過湖上時敢期今日復與予遇耶庭一乃出予友鐵厓林公送其入楚序示予鐵厓蓋嘗同予先後就訊西曹者當鐵厓南返時予以爲不復與鐵厓見亦不復得讀鐵厓所爲文幸見庭一又得讀鐵厓文前路又行將遇鐵厓喜極而淚復涔涔下嗟乎庭一予與子交僅十五載予一身之變固難僕數子京以急予難沒於都門楊兒以念予殀於家予今年五十雖倖存而兩親見背不及含殮先人敝廬亦不能保衆傳已歿自厭餘生雖欲

如鐵厓所言不息交絕遊不邑邑如三日新婦不可得矣予今年二十又七數不得志有司不能覓滫瀡娛老親使息足故園予之遇槩可知矣秋氣漸淺乃適入楚三湘七澤之間古之悲區也其聲又悽怨予何以聞此耶且予篋所藏者放臣逐客之文途所值者悲邑無聊之輩雖叓生相見欲爲予听然作喜又何可得哉然予有以慰予膠西宋君艾石方官楚其人伉爽好交予雖不足知宋君然在山左時暗中摸索於諸生中首拔宋君宋君卒以文名海內予之知宋君不殊於知予予寧當以貧賤老持予文以眎宋君宋君必有以振予予

行矣予將藉以復吾鍈厓庭一久叟字古直仍稱庭一者志吾與庭一相遇之久也

送汪舟次遊廬山序

吾友舟次汪子負磊落才今秋不得意於有司別予歸維揚念予寥落忽復渡江相慰登織山後勿勿有意匡廬里井之士咸疑舟次胸中糾紛縈結膠固不伸藉茲遊以舒其坎壈嗟夫舟次年甚少又夙稱聞道卽不得志於有司豈遂至歎老嗟卑如世之悠悠者哉里井之疑於是爲過矣然予退而自思予老矣旦夕且就木刀劍水火又備歷叟生以來何念不當自遣乃兀兀一室與舟次作竟

夜談酒後耳熱一有所觸尚不禁拔劍斫地若無所容况夫舟次文章妙天下詩歌凌漢魏以其所學詎不宜置身雲霄上乃迍不得志於有司垂首喪氣無以娛其老親曾不若鄉里小兒驟能顯赫於世歲行暮矣尚攜襆被訪垂暮之人於江干雨雪凄其又將遠涉卽予甚知舟次亦不能不疑其胸中糾紛縈結膠固不伸欲藉兹遊以小舒其坎壈況里井之士乎則舟次之爲匡廬遊也宜哉因爲二詩送之吾友愚山其武伯衡門士黎子愧曾雖官江右然皆不得志於時者皆往來匡廬下又嘗聞道者舟次試以吾言質之知必有以慰子矣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彝初周公救

荒碑

粤自警洚水禱桑林以來聖帝賢王不難消彌天變以成盛治者繄一人力哉乃通達下情而承宣其德意惟二三元老是賴今

天子踐祚削平亂畧鳥耘象耕之區無弗稽顙面內惟天降鑒欲以覺悟

君心亦以見災示警辰巳之交山左右赤地數千里而山左亢暘尤甚濟水以西青海以東六郡鱗比野無青草民至食榆皮緩旦夕大中丞周公惻然憂之於是肅壇壝潔牲牷徧禱之羣神修故典

也周公曰神民之依也神弗福民曷賴焉不可以
寘罔不可以文市爰捐二千金為庶僚倡庶僚以
下各捐金有差於窮簷饘粥是繼民稍稍賴全活
周公曰是涓涓者曷其有濟哉延數日生耳俾民
胥養以生其亟卬之
帝廷乃焚香盥祝草狀以　聞
天子因命重臣四人往為按視公與偕行恐民旦
夕不及待暴烈日中不旬餘遍六郡及報命
上為動容深憫之急發帑金六萬兩米六萬石申
命重臣十六人分行以賑賑之日公嚴諭所司覈
實戶數務急貧困無飽奸胥橐尤以民稍蘇無以

供正賦再請蠲六郡今歲田租
上念公言痛切　詔如所請六郡之民歡聲雷動
咸慶更生夫人臣事君循循奉職盡其所得言然
或言矣未必聽聽矣行之未必實則以積誠無素
無以感動之也公視民如子視民飢由己飢中夜
憂危形之顏色其前後爲民計者勤勤懇懇推赤
心映皎日矢夢寐而靡他能籲通
帝命朝上章而夕報可有以也且公之誠感又不
自茲昉也初山左撫臣缺
天子念東南咽喉地亟慎簡其人　廷臣咸推公
以應

天子曰往欽哉受事未幾疏請蠲全齊逋賦六十餘萬暨察荒虛額僞增戸口海叛遺產于寇之亂民逃亾土地荒蕪者又不下四十萬有奇他若折漕糈開海禁不憚數數爲民入告

天子曰允若兹克副朕命蓋其精誠交孚於一人者非一日於兹矣於是百姓咸樂更生曰周公生我青紳士及郡邑大夫請勒石記其功編戸之民咸願輸一錢以竣事者無虛日遂勒石時歲則有秋

天子以公德動天安晉秩司空懋哉以需後命余既拜手紀其事爰作頌曰

皇帝四載聲教遐暨薄海內外臣服罔二上天眷
佑期於長治安日之中永保匪易先幾而圖火祲
警示雖兹山左人情惴惴自冬徂夏風霾吼吹雪
不委陂雨無無點漬日出杲杲麥枯於地飢不得食
無所逃避時哉周公再生之賜緬昔癸卯　新恩
甫瀕念茲東土畿輔襄表襟帶南邦控制匪小撫
綏之責得賢爲寶咨爾羣工孰應民禱僉謀其同
周公是保
帝曰予聞欽哉往造銜命東來央央旂旐不知其
他民是强襁衣者得溫餐者得飽三尺童子得訴
懷抱不待告訴亦以意曉猶屢如傷中心是悄值

是薦飢遍野號啼雖有號啼旋相慰期周公生我
必不我遺周公曰噫數郡顏顰自非涓滴所可浥
滋匪沛大澤何以溉之匪叩閶闔何以濟茲乃繪
流民乃告燃眉露章既就俯首寤思民命攸係不
盡乎詞仰望
聖聰居高聽卑何以感格渺不可窺陳之　丹陛
天子曰嘻克稱乃職果不朕欺爰　命重臣分出
賑施帑金數萬膏澤下垂假手胥役恐實漏卮周
公不憚嚴檄所司隨其土地各有便宜稽覈下戶
條爲令規務沾疾苦繼富何爲
朝廷德惠益著汪濊猶謂石田曷勝賦稅因賜田

祖與民休憩全齊父老扶杖而會皆周公力回天
所逮方入告矣雖止千里尚需時日恐不及俟倡
爾僚屬捐金由己饘粥以繼以待
皇祉感動上天霖雨亦灑先憂雲漢有秋後喜
君恩高厚緣公并被室家如故不覺荒否飢饉所
鍾衣食道窮父難子顧弟莫兄恭雖在骨肉浩歎
徒庸公計朝夕家給戶豐一人請命萬姓其同在
青言青撫我則隆聚族而謀刻石紀功泰山峩峩
海水淙淙巖猷與并靡有所終億萬斯年奕奕熊
熊傳之後賢永焉可風德飽千祀公心則充公心
則充懷哉周公

# 休休道人授書圖記

休休道人者不知何許人嘗一過白門之水草菴天都望如王先生爲諸生時偶遇之授書一卷命其歸讀及發視未藏數葉如謠如讖了不復明其所云越數年按望如行事往往輒合因異之及舉於鄉成進士皆一一暗隱括事後驗之無不卒應下至小休告未嘗或爽也至再以所言逆揣後事則終不可得其了不復知所云猶之昔也又數年授泉州司理余以閩藩臬備員卿貳時當事誣余治閩狀疏劾之仍下撫軍對簿因及諸司理先生與予匪素交乃仗義持公正不媚權貴力白余寃

以是得禍下司寇獄至瀕死已而得釋患難三載間關數千里數歷危困取道人之言繹之彰彰較著不啻燭照而著卜也道人之於先生固如是其異乎夫漢之子房授書於圯上老人也人咸詫為詭秘曰難言哉今當吾世及見之始信事有固然不足怪已顧獨異世之言推測者必預定其生平期期於悉合無論其未必悉合卽合矣其所務為亨吉者果能安坐不謀自至乎抑將待人為以赴之乎甚者知有利而故趨之知有害而急避之夫避之得免則其術不驗避之不免則其術雖驗而又何賴於預知之也而道人者固未嘗屑屑明言

之以聽人之自致或東西行或左右矚先生實未得預計於中以趨利而避害設使其時知以余而得禍得禍而祈免則其所爲未必盡出於是而其言反有所不驗而道人葢亦逆知望如者見利不趨見害不避反覆以窮其必至之數而不露其機故言言如握劵無不合者由是言之道人之先事預定葢非決之於數實決之於理也且夫秉理而行則雖有時不免於禍變而其氣常伸如古忠孝大節至於蹈危難攖顯戮令聞奕奕不敝乎天壤乃彼小人者自以利必可趨害必可避不憚如脂如韋以求濟往往至於失身賣國有所勿卹卒之

名既喪而禍敗隨之不則或於其子孫焉此其禍福之數與余同而其所失不既多乎卽曰聖人每教人以趨避蓋亦趨避之以理而非趨避之以權與術也或曰決之以理而其言卒驗亦論其大略而已乃古之哲人如管公明郭景純推測之精微至於一隱伏一兆應千百世之遙無不灼然如親見其事者是又遵何道與曰亦安在非決之以理也蓋天下之理無常而引伸觸類每不遺於至渺揆其大而不踰乎理則由大及細如尋丈之至尺寸尺寸之至杪分毫忽而莫不有是理焉亦必然之應也但庸人見大而不見細遂謂非理之所格

耳惟靜者見微如其見著豈復有能汝之者乎可以知休休道人之前知矣雖然道人偶一示現如天上優曇不令人再見且前知之明不槩施之他人而惟望如是試也異哉道人固僧跡其所爲又不得以僧名道人去不知其所之僅聞之望如得識其爲休休云

賴古堂集卷之十七終

# 賴古堂集卷之十八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 傳　書事

### 張林宗先生傳

先生諱民表字法幢一字林宗一字塞菴大梁之中牟人世居晶澤里宮保孟男之子也先生生不茹葷血四五齡便知結趺稱佛號至二十餘窮極梵典每有詮解不落下乘宮保公爲娶和夫人經十載猶未同衽席宮保公慮其廢舉子業且乏嗣也累正色責之已乃稍稍爲制藝入內舍云性嗜古文詞落筆即抗古人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點

定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卽頹然揮灑如雲煙醒視之自謂有神助生平著述甚富彙帙近百卷秘不以示人友人請以行世先生笑謝之大抵先生古文詞宗韓昌黎詩法魏晉及杜少陵餘子不道也宮保公家固貧先生又好施與家遂中落先人廬舍在夷門內五十年未嘗一葺治然殊不屑屑意中惟愛賓客與人接竟日無惰容張匭心先生嘗言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孔北海但有其願先生實有其事葢非虛語云先是宮保公卒於白下先生奉柩還里過宋城柩將入郡侯難之先生抗聲上書義意悲盡郡侯愧謝一時士夫傳誦焉先

生以辛卯舉於鄉十上公車不遂年七十志不少衰郡邑大夫有以地方利病詢者人諷先生以葛巾野服見先生曰吾既以孝廉舉也葛巾野服非孝廉服也吾不能學衆之矯時方舉天下賢良方正同里張東齋諸公欲以先生聞先生曰吾既以孝廉舉也逆行倒施吾不能學衆之僞郡邑亦徵請恐後先生皆峻辭拒之晚年書法益進詩益工與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相友善自稱旃然漁隱又號蒞淵道人四方之至大梁者自王公貴人以至走卒販夫無不以得見先生顏色爲幸先生以應酬頗煩時避客中年中牟郭外有水泓然蒲津

二十四之一也先生刳小舟蕩漾其中有訪者卽
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先生集中有南陂諸
詩卽其地也嘗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髯蘇半升
僅漉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頂
幔一老牸牽之朗吟車中老幼環視如溫公在維
上時春日每造郭外老杏下飲輒大醉門人子弟
扶掖而歸穨然自放世無由測其淺深好汲引後
進孜孜若不逮以故四方從遊之士如金谿文大
士輩無慮數十百人中多賢者時予初見先生先
生謬語人曰此德器也吾家子弟行當付託之遂
使三子問業於予凡八載至卯辰予幸博一第始

辭其家塾別先生去壬午寇圍大梁先生勸當事
密檄左寧南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線為
之餉道當事者不行豫鎮陳永福怯欲入城先生
以死爭之謂歲凶粟不支入則飽獨兵矣勢且兵
與民俱盡當事者不聽卒至搜餉以養兵而民之
死者遂不咎寇寇暫却人有訕先生以去者先生
曰死則死耳柰何以身為衆倡時撫軍高公慮城
且陷素重先生日命人眎先生城上以占一城安
危先生耄矣猶日率門人子弟拮据矢石間不少
怠以故圍城五閱月士民食盡卒無叛志水灌城
先生急取所著詩文若干卷自負之至其內弟和

玉炙家結木筏登之長子允集次子允隼三子允隽及門人文大士輩咸與俱長公子附漂木登西城欲從撫軍請救其父而撫軍已去徘徊號慟賊疑其異欲持去公子曰吾張某子也安肎從爾遂罵賊亟先生望援久不至水益大號泣求登筏者益多先生皆移筏救之筏重且沉乃移筏就和氏屋屋上人垂綆相接先生援之上引者援者皆久乏食腕無力數上下者久之而水益至遂沒項背已且濡首矣次子與文大士俱溺於先生之側撫軍命舟來迎戒長年曰不得張孝廉勿返舟至先生亾已三日矣僅載先生父子兩骸出撫軍哭之

慟並葬之柳園松棺淺土僅免暴露而先生自負之集盡付波臣廣陵散從此絕矣三子允巽時年十一依浮木與老僕婦棲人屋上垂兩日夜老僕婦餒甚欲謀啖公子公子覺急附浮木順流下遇直指雷臣王公濟人舟至號曰我張某子也舟中人素德先生救之得免先生爲德於鄉數十年無長幼弗沾其澤者此其報乎公子流離河北子弟靖公覓之三月始得予時令濰遂如濰爲述先生永訣言吾生平爲文迄今五十年無一表見今國破家亾吾死兒脫見周子道吾所以予聞而泣失聲令藐諸孤撫於予家予官南臺遍徵先生詩文

之散逸者彙而梓之庶幾先生血胤不絕而先生
之文采風流亦借以存其萬一天下賢士大夫儻
亦有進而憐之者乎知必有不朽先生者在予生
也晚不能盡識先生行事特述其梗槩如此以俟
先生之知交採擇焉又錢虞山曰林宗與祥符王
損仲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相友善予之交於林
宗以損仲也宗尉西亭多藏書予屬林宗購其書
目天啓中予以閹禍里居客從大梁來林宗繕寫
閒關寓予酒間片語般如信誓林宗之生平爲可
知矣

王王屋傳

蘭陽王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後更名戸毋李氏
孕公公鳴於腹生而敏給善諧謔里中人率以爲
狂士也舉於鄉戊辰計偕度己文必入彀某公方
分校春秋某方與璫涉公不欲出其門論中故爲
詖語首云儂觀天下事未復雜以戲劇事撤棘後
則某果已魁公及閱所爲論始有病狂喪心之評
後某終以璫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辛未公仍以
春秋魁多士除滋陽令公銳自見又婞急剛鯁會
王孫市磔人公執筈獄行立忤諸王孫黨搆之直
指弗察暴劾公檻車徵繫公雖廿日令然頗有惠
聲其逮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白日慘黯遮懇

緹騎自卯至申不得前甚有朦瞍孤貧鳩杖鶉衣亦視力投金錢檻車轤之且環而稽首緹騎曰無苦令令淸苦官幾日耳且泣且拜緹騎咸爲揮涕下刑部獄瀕死賴惜公者力爭僅免謫睢陽尉年三十四憤恚失志死自預爲誌銘以退之銘人者如銘己即取以自銘世共達之公著詩一卷文二卷詩淸婉有致文則力追昌黎柳州倘假之年正未可量也予憐其志爲序而梓於秣陵

盛此公傳

盛此公名于斯南陵人家故不貲先世有義聲屋以內多藏書外多良田此公年十數齡即能讀等

身書有聲邑里長肆力爲古文詞雖不中有司尺度而聲稱籍甚然是時此公但閉戸讀書固不出與人見也會其尊人捐館舍乃抗俠好交邑里人才智咸出此公下此公乃以爲無足語去而之秣陵欲盡交東南士東南士亦願交此公此公以爲世且亂吾當見天子慷慨言當世事彼經生何足語會求其人於屠狗間於是益散金結客遂爲廣陵兒所詒是時邊事急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貲備公家緩急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乃爲所中火之事卒不濟而金垂盡嗒然與世無所合退而返里閈里閈又嗤笑之此公益不復事事產

益落所爲文益不合有司尺度侘傺無聊多飲酒與婦人近不數年病矣少瘉右臂詘申不巳若指遂不詘申此公故工書丐其書者輒以左手濡墨納右指竅中見者以爲苦顧其書則益工時爲人據石擘窠書好爲詩酒後嗚嗚吟不巳間復至秣陵遊制舉義行之非其志也歲在辛未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詩語亮曰此間有盛此公工爲詩兒識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獨異予以爲恨不十載前識明年此公目病數明晦或不能視予竊憂之諷其勿讀書飲酒此公曰如是不如其遂盲也會目病甚又念母老乃

別予歸意愴然若不復與予見者予私以爲予當復見之意以其盲而止耳孰意遂不復見耶此公歸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耳其名詢之郡大夫郡大夫以盲告公曰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於是邑令盲試之旅諸士進於郡大夫郡大夫復盲試之旅諸士進於公公大奇之乃得補博士弟子員嗟夫此公盲矣猶不忘覩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頻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彳亍旅進旅退爭有司階前盈尺地而不懈豈不悲哉豈不悲哉試後猶寄語予曰盲兒無以慰老親予毋嗤予爲悲動者久之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士即負奇材

抱異質魁奇特起不俛首就有司尺度他途無由
進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能於成格之中破例待
人使既盲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且不惜階
前盈尺地與盲士娓娓不休嗟夫此固昌黎代張
太祝望之當世而不得者今得之公豈不甚盛舉
哉又明年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聞此公以目久
不愈愈憤激家益窘乏無從得醫藥於是遂長盲
矣然嗚嗚吟如往昔丐其書者以筆濡墨納右指
竅中如其不盲時此公以手捫幅兔起鶻落神采
奕奕視不盲時有加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
益好讀書危坐繩牀聽他人誦叚番不令休入耳

輒記憶不遺有所撰述口授友人滔滔汩汩凡數
人不能供筆札常以書寄予大梁至數千言言予
當不長貧賤他日擁節江上取道南陵魁湖之北
桃源之南予墓在焉子當登我堂拜我老母為我
書石曰盛此公埋骨處予願足矣他則子之事也
予何言予得其書忽忽如失者數日知此公將不
永矣不數日凶聞至予為位哭之會予成進士官
山左不能即至秣陵比至秣陵欲買舟省盛母會
亂甚又不果行乃使掾往慰盛母掾歸為予言盛
母年且開八袠妻倍孝謹故無子一女先盛沒一
老僕樵以供兩孀婦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敗屋數

櫺不蔽風雨行道見之咨嗟而爲之友者弔唁闕然嗟夫天乎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予解橐金復促掾往贖其田之易與族人者佐盛母饘粥市石檄南陵令碑其墓予自書盛此公埋骨處從其生時請也西蜀蝶菴陳公時守宛陵公在大梁蓋常聞予數言南陵盛此公不置邑屬公公乃檄令視盛母無恙于書盛此公讀書處爲額懸其常危坐繩牀側復允予請以其行誼補郡乘其讀書之屋蓋已受値期以盛母存沒不能待盛妻也子歸其値祀此公於中俾其老僕世守之此公好爲古文詞盲而欬無子弟爲之收拾故多散亂其所著如

毛詩名物攷三十卷休菴雜鈔十卷曆法二卷輿地攷十卷羣書攷索十二卷今所傳者獨名物考耳他皆不傳予遺㨂就其家鈔遺書盛母泣而言曰兒著書咸爲人竊去惟存詩若干卷老年人坐則懸之肘臥則枕之老年人不即塡溝壑者憐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今且托之周君予受而泣因爲之次第壽之梓嗟夫此公能文章而不以文顯好彎弓馳驅而不以將名行誼不愧古人而不以行徵工爲詩而不以詩辟黃金既盡日徒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廢筦簟未吉嗣續中絕老母寡妻形影相弔生平故舊不爲存問遺書狼籍行

詫莫傳徒存此數卷之詩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使不知此公者讀其詩以爲其才且盡於此而知者因其已然想其未然咨嗟太息不能已已嗟夫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夫士既不能塊然獨處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與人交不受其益徒爲所害如此此雖其不慎交游所致然孰非天哉孰非天哉天爲庸流俾長守富貴少爲姱節奇行者必陰摧折之從來久矣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此公初名籛今只牘中所傳盛籛侯是也

## 書戚三郎事

江陰城陷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

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即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斜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為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斜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斜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困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

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
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憒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
嫗也項之兩人續以薑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
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凝乃因之固
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困坐足旁泣
而屋中乃偃二尸辨之即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
之悟兩人殆蕭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跛躄過帝
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肖又楚若將離
乃依檻視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
嫗奴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櫬第安
所得匠憶眾爲帝治殺宮城闉工未竟匠或有存

者徃迹之見三匠踦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樗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窅無人三尸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樗厝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爲戚三戚

曰若何待戚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舴艋往
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
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
以夢戚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郎不
德藉君庇以分神睨浮萍斷梗或冀一遇乎言訖
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
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
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戚亦揭示如戚
有某者見戚所揭示往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
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
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

者疾起去戚撓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爾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彷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矣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其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踉蹌攜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

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閽者搒逐之戚掩涕忍某相與且去戚方與其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柰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成往訇訇於門郡方立毬場弄鷹名人成瞪目欲裂譤而前吾成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

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賕爾金勿自殺吾人詢誠有是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火之聞諸敂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成戚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炊爭計戚所持金爲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某

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
某苐見戚所揭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
訝曰異哉子以夙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
獨爲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
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柰何
成曰小人勇於力妻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
願得二十金與戚聽其覓婦小人即除馬通婦括
釁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
者方覓役曷爲子言之郝即趨張所戚亦隨成往
張見成許納出廿金予成劵劵成成以金予戚戚
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

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携金去得間當
具以語我我當爲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
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所賚十
金耳戚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戚緣我
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即隨手逸
金盡妻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留公所公
但爲我覓妻妻得戚之心盡我即倍費戚金無愧
於戚矣張領之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毋獨
恃予閱二日戚方除馬通過壞牆閒諸婦人多操
鄉里音戚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
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予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

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厠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晝以備明日戚遥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卽在此君急語我夫戚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戚乃攜子先懇之郝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卽在府中願憫之張卽詢所繫婦首王氏卽戚婦也呼之出眞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摇摇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戚跪張前戚婦亦遥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遴爲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涚

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娓娓言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即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戍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趨趨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廝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涔涔淚下矣哭聲鼎沸閒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灰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戍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戍留戍即不怨爾爾何以謝戍吾旣還爾婦兼還爾友夫

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卽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子我我耄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唖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尚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媚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

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戚歸既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墖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賵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貲族子利之咸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臾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携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戚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紀之戚盡鐫於祠右

賴古堂集卷之十八終

賴古堂集卷之十九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書

與鏡菴書

鏡菴足下僕讀足下詩竊有嘆焉唐以後未嘗以詩取士士之爲是者自適其性情耳性不樂是卽置不爲未嘗有人督之使必爲也自僕有知識時見前修能爲詩者數十年間一二人而已千百里之遥一二人而已然而能者則必傳不能者安于不傳而不強爲其可傳二十年來則人競爲詩工爲制舉業者必兼爲詩卽上不以此取士又無人

督之使必爲而士若非此無所容于世者春風馬上之氣旣不以易五七字之榮卽置身通顯者他皆不屑與絳灌伍獨一列姓名於詩刻中與寒士雜錯其間則听然喜運須糜是風雅之盛莫過於近今安有可傳者矣而卒無可傳者僕知其故矣僕嘗見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爲詩也風雅旣未嘗接目唐人姓字亦未記三數稍知聲律驟而號于世曰今之工爲詩者莫予若而一二飢餓之士輒羣相歎唉曰某也眞大賢也讀書目數行下其爲詩直接風雅漢魏尚有所不屑何況三唐是人或于羣集之間間爲戔戔之言以自蓋其醜而歎

啞者又曰某也即席得數千言使小兒望而舌橋
今之爲詩者眞無如某若于是數年之間其人裒
然成集遂遍寰宇僕常退而疑之既而嘆曰吾知
其故矣是皆聚貧賤士之所爲而見蔽于富貴人
與子若弟如此也不然則吾嘗皓首于此中矣求
一言之合卒不可得即幸而得求其裒然成集卒
未能何彼途之易而我路之艱耶僕又嘗見近今
貧賤士所彙布之詩矣貧無事事假聲氣鬻金錢
借風雅媚權貴裒集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詩爲
之鐫布某貴𡖖首𡖖廣某貴不某若𡖖𡖖𡖖簡某
昔貴而今謫遙簡之某昔貴而今黜亦驟黜之其

于富者亦然懼世有以窺其微則間列一二寒賤之士使讀者不之疑甚有望門托足者希諸公餘瀝以自潤則就宦其地者次第列之于是擁高牙大纛者無不家漢魏而人李杜矣僕未見擁高牙大纛者之能爲詩如是也是僕所爲聚貧賤士之所爲而見蔽于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如此也足下家徒壁立甚工詩而世之鐫詩者未嘗稱足下一字勿論人不欲傳卽傳亦必冐大人先生之姓字而後可傳今足下之詩不見蔽于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幸矣欲與富貴人與其子若弟驟有聲稱于世豈不難哉嗟夫以足下之才豈不能致身通顯

使吹噓之士借其一字一句以爲榮而爲此岑寂徒存數卷之詩與迂闊無當如僕者較而藏之曾不若竊貧賤士之所爲者驟有聲稱于世亦何益哉史公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無聊語耳僕未見名山之藏出而行世者何書其人誰氏耶足下之詩藏則藏矣僕以爲終不若擁高牙大纛者不必名山自有其人之爲樂也嗟夫世之工爲詩如鏡菴者尚不能驟使其傳而所傳者非贋爲之即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詩耳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力能使世傳其詩而不工爲詩貧賤之士工爲詩而力不能使世傳其詩而富貴人與其子若弟竊貧

賤人所爲之詩一時驟傳久而疑之又久而因其人並棄其言焉則近今之詩終亦何由而傳哉

## 與黃濟叔論印章書

僕沈湎於印章一道者葢三十餘年于茲矣自矜從流溯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嘗謂此道與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繼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才能自振終未免太涉擬議世共謂三橋之啓主臣如弇州所謂陳涉之啓漢高者其所以推詡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頫首斂跡不敢毫有異

同于其間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欸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欸識大小篆爲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時爲之歟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北地主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竟陵然欲其瀕而爲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飯痛飲讀離騷凛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漳海諸君子甘受人符籙之誚毅然爲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執

之成理也僕常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僞體惟以秦漢爲師非以秦漢爲金科玉律也師其變動不拘已耳寥寥寰宇罕有合作三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邵僧彌顧元方次則萬年少江皜臣陶石公程穆倩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石公穆倩穆生耳然三君各有其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吾濟叔乎濟叔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能以變本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燈遠繼秦漢而又不規規于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動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

推吾濟叔矣

## 與王先生書

僕久於東南頗識東南士而東南士頗知有王先生折節下士聲滿天下又頗知僕爲王先生至戚肺腑交僕度東南士必有欲借僕以識王先生者遂誓之衆曰吾與王先生約不以一字爲人作曹丘東南士信之亦遂無一人欲僕作曹丘者然僕實不與王先生約王先生且喜見東南士僕爲此言者懼取厭於王先生且恐爲累耳今僕爲先嚴慈襄大事事畢策蹇行矣則此後去先生日遠通問益艱東南諸同人亦不能以此事强僕矣遂敢

爲蔣孝廉作曹丘孝廉于僕稱莫逆交者二十年眞人眞品肅然敬之者亦二十年來撰禹穴託耳實有所望于王先生僕肯爲人作曹丘度歲月以來書且盈尺人且滿王先生階下僕旣皆絕之而獨專精畢力於孝廉則孝廉可知僕肯爲人作曹丘卽王先生不愛客以僕故必少加以禮貌卽不過費而積數十人以累王先生累亦滋甚僕旣專精畢力于孝廉王先生亦或以盈尺之書滿階之士專精畢力于孝廉也孝廉以吾兩人能專精畢力也遂毅然行吾知孝廉此行必有當矣

與高康生書

康生足下大江別後七夕後始入三山當事若以萬里之行爲未足者復進之以杭川杭去三山千五百里獠寇騰擲接壤潮贛覗事之日便荷戈城頭自念宿世積何辜愆獨種得危城因緣甚淚舉足便得無煩企及倘世間名酒異書時花美女種種歡喜緣亦復如危城所種之淚亦復舉足便得無煩企及豈不甚善既不然則儼然食息胡爲者城上柝聲與䴏鴉競噪秋螢點點明月如霜毒矢如蝟毛孑然一書生念兩尊人遠在數千里外妻孥復旅食榕城元潤星子皆難相從憂從中來淚涔涔下懷中刀點點寒承如血如雪僕即木石寧

能堪此夜登城樓得詩四首康生取讀一過知有淒然不自禁者幸并示蔚生

又與高康生

往返萬二千里知與弗知咸曰弗返已見弟卒返咸曰蹇拙哉不安返卒返然既蹇拙矣欲求不返胡可得然以爲返而少憩不能勝弗返或庶幾有以慰卒返也甫帀月卒有杭川之行杭川近江右土瘠民悍瘠而悍盜叢焉江右餘孽又蔓延于杭川以故杭川視邵尤難當事者舊弗愜弟其言曾全邵會當再試杭詭語耳實欲汨之賤眷之在三山者難偕行星子督豚兒甫有緒元潤將適莆咸

弗隨其隨者仍同困守樵川八月之伯祥耳菊月三日纜解水逆重九日甫行三百餘里十日抵延平十三日始臨汀尚未知何日至杭川也价返恐欲知弟近況聊寄一語

與汪舟次書

得足下書一年將盡之夕也老兵貧道雖無他冗而冗實甚冗稍定孤燈短榻萬感塡心念尊人壽期近稍遲必不及竟不成寐枕上黙成壽尊人文晨起了元旦一切事始落筆次日始書屏三日始爲詩四日早卽遣使詩文皆不足重白頭老翁元旦從被中喁喁徹曉不寐次日大雪呵凍作字手

足皆僵元旦例當謁見賓客一切罷之凡四日始了此念或可存耳僕近詩不能盡刻刻一一小葉寄正文則自以爲佳雖他人說不佳亦終不聽詩則甚疑幸足下同埜人訂之如以爲不佳幸直示之僕卽當改頭換面蓋僕近詩略尚氣色故以此自疑然僕雖略尚氣色而本色自以爲尚存不似他人一味壯聲嚇人僕私意以爲近人詩皆尚氣色却作得不好尚氣色詩亦有好者故略爲數首好氣色詩以敵之見僕非不能爲此等詩向特不爲耳僕卽降手爲此等詩亦便欲壓倒諸公此老夫狂態也然此中終不能無疑故必待舟次埜人

一言以決吾疑若但以好之一字相復辜負千里求益之心矣其以花之名者由淮入青自花之始僕得詩亦自花之始也花之隋寺名僕鹽其名故以名詩然二字實實可鹽也埜人詩腔板打定矣只看得一二首以作壽文無瑕也容細心讀之以復黃心甫到青推埜人爲王孟一流僕向不喜此老因其喜埜人詩遂大喜此老青屬諸城縣有李生名澄中字渭清僕從衆中與之目成亦如在揚之得埜人但渭清詩尚氣色與埜人兩路然却是尚氣色之佳者故僕喜之渭清讀僕爲埜人序而墮淚其人可知故急急令足下知其姓字足下亦

當說與埜人也秋澗所寄大幅字甚妙已懸之眞意亭中更求其書浩然堂三字古超然臺四字超然臺在諸城城內蘇長公賦尖鹽韵地也楊椒山先生曾爲諸城令僕合長公椒山祀于超然臺上浩然堂祀椒山者也二扁若卽得更妙赤牘二鈔已得八卷再得二卷便可梓于青州足下並埜人肯搜羅兩卷見寄吾事濟矣不悉

與陳琪園書

弟蓋于五月廿六日復入會城履青三月而三入會城炎蒸僕僕濱悔此出之蛇足也弟雖不善讀書而強讀書老眼未嘗一日廢書每出則敗帙環

左右必備送一日具明日輒易去駝頭鵲尾率以爲常此來童子請撿置弟度壽頁在濟以東以日計役且遠明珠船行將至勿以瓦礫溷乃公遂不命一圖抵金嶺而蘧使與賤役偕至黃鍾大呂散璣碎璧燦然吾前童子乃知主人之善置書也于是驛則讀驛途則讀途時衡文者方檄遺士道旁羣措大嗅咻曰乃公西行而書聲震震車外亦東海遺珠耶弟亦匿笑不禁弟向來讀先生之書以爲先生是讀書人今載讀先生之書乃知先生非止讀書人蓋聞道人也求讀書人尚不易況聞道者乎先生讀書而聞道此所以能以經術文其吏

治也吾履靑以來求可與語者無其人有淄令楊樹滋可以語此以其知讀書知學道也然去先生遠矣識之先生與琪園皆以經術文吏治才人循吏皆集壽昆空乎兗東之治异于齊魯也吾服琪園吾且竝識之矣琪園之文弟採入賴古堂文選中旅書詩話弟藉入因樹屋書影中獨弟生平無詩選此則藉作枕中秘耳與中私意吾雖不得即見琪園而琪園之須麋恍惚吾目中琪園蓋和平簡易油油可親人也何也于其詩知之也賴古因樹二一刻後當有以請敎弟既無詩選請與先生言詩今之爲詩者樹一幟者多一敵夫人而知之矣

其必樹一幟之念非爲詩爲名也詩何事乃存夫名之念歟三百篇中豈無可樹幟之人今觀其詩絕無一名字可尋詩則吾夫子刪之豈吾夫子刪之歟觸斯鳴則已耳如許爲好詩之人而未嘗留一姓名于其間亦未嘗一字論詩卽不至如後人中原我輩高自矜誇而亦未嘗有一字自詡邸惟恐鄘之相似秦惟恐衛之相似未嘗欲當時後世效我爲詩此三百篇之所以傳也今北地濟南出各樹一幟見人之不似我者怒矣公安竟陵出又從而奪其幟見人之似人怒矣無功令之束而一律自封非父兄之仇而操戈相向夫厲人惟恐其

似巳也而厲人有時而絕蜾蠃惟恐其不似巳也而蜾蠃轉之無窮矣此豈文人遞相薄哉彼樹幟之時巳伏一爭端爭則必奪奪則必變巳爭巳奪耳與人何尤故弟從來無詩選嘗言欲選詩便當祖述先師刪詩之意盡刪其姓名而獨存其詩如此則名心息爭端絕矣先生以爲然否吾觀先生之詩殆不欲以詩名亦無心與世人爭毀譽故無所不有奪彼與此奪此與彼者皆在先生網羅中任何李鍾譚與今之雲間虎林紛紛蟻鬬先生高座而睥睨之遂使耦孔修羅皆望風而遁然則先生非不樹幟者也葢能樹千萬五色幟者也一幟

一色振而走耳樹千萬五色幟雖有大力望而却步矣故吾從先生而知三百篇亦非不欲樹幟者也蓋能樹三百五色幟三萬億五色幟者也弟雖單弱然既不强附古人亦何敢妄合今人讀先生詩不知與弟分合若何而只覺此心之怦怦逼也故不禁狂言之謔言之惟先生教之寒山詩于皇既有選本何在南中竟未相示此集甚可觀不必亟求增益然大傳則不可不附入以寒山大節吾輩知之世人猶不盡知也弟向讀寒山集謂此公傷于尖傷于多傷于易每一詩一文出輒有沾沾自喜之意故心頗易之今輿中細讀始識此老博

大渾淪絕無涯際黃貞父先生名黃山曰黃海謂山不足以盡黃也吾遂欲以寒海易寒山矣大著種種容與會所至草一二序言附以不朽此時正披翻故紙不暇爲也弟詩序者甚多率諛耳益增其醜故槩逸之遂亦不敢求先生序惟先人誌銘欲求識之先生與先生各爲一誄先人所著吉祥相亦欲求兩先生一跋求先生向識之先生一言俟還青後竭誠嵩役以懇非附書倥傯所敢請也瘦鐵吟誠鐵中之錚錚者弟竟昧其人始知天下多異材我輩眼匡有限也金孝廉瑞枝保定人顧茂才華峰梁溪人金名肖孫顧名貞觀星宿之源自

彼得之不敢不以奉聞旅次龍山飲羊羔酒過多沾醉草草都不能文

與王隆吉書

隆吉賢倩解元與骨肉相別久懷念之深不必言而老年人懷念更覺倍深愚今年五十又三見敝同譜中齒長過愚者尚僕僕赴公車而東郡新至一大令八八十三矣以此論則愚方未老不期今歲忽然老鬚髮莖莖皆雪左右輔車全折年前作字惟燈下用靉靆今日中明紙窗下作此等字亦便須借目北人嗜麪愚素亦善說餅今略餐餅餌胸中便格格必火其宮後止右手足漸不仁突然而

成七八十老人見者皆駭嘆然此猶不關神明也生平不工詩文而好為詩文到此踰期纔得十數詩吳介茲去得風前傾露酒雪後看雲門之句迄今卒不成章文僅僅耳拈筆如十石弓略一涉想頭便岑岑作楚家人每遝類當作報章見盈尺寒暄堆積几上無處下手惟對之浩嘆歲首迎春設宴延春入小兒女亦環觀歡笑愚則橫吹甫發彩勝方飄雙淚忽落月夕與浚兒坐真意亭酒數行忽念濟叔坤五年過于愚作古已足人悲存永有介亦忽捐館舍人生不如阿閦耶老淚闌干不能已已老年人懷抱卽易傷何至觸緒卽哀纏綿爾

爾自識非吉祥相屢欲乞骸骨歸而新例以病去者類遣人審視數四略不篤切尚有一綫生氣者審視者以虛誑坐以故審視者不代人病愚緣此求去不得進退維谷宦者類好言遠愚非不欲宦者惟吾婿不昧此意耳婿言維揚舊祠事議頗正愚視之瘼耳愚生平宦轍所至未嘗留一聯一額所以然者懼留姓名爲後人唾罵耳邗江祠二閩祠三北海祠一當時亦苦口禁之既去則不得不聽之閩祠已盡令改爲書院邗祠在城內者爲豪右占爲歌吹地城外者僅一木位耳昨以事復過北海見舊日肖像與木位尚存乃自碎其像而以

木位代勞薪語父老曰春風點綴踰二十餘載足矣畱此一塊乾淨地供諸公歲時伏臘飲酒高會豈不更快他日取道廣陵亦倣此例投木位于邗江聽其從龍君作伴讓堂上數尺盡供九品蓮臺不尤愈于長須廣腹兒攫去唱四平腔飲百花酒耶頃汪舟次來索愚在廣陵諸詩文欲入郡乘書凡三至意良善而老人視之夢耳過數年老人入土饅頭中深松茂柏尚不知愛區區世上名亦復何關故至今未有以應之愚嘗言畏壘桐鄉世所競傳畏壘不知其爲託言爲實事脫有之亦賴漆園數行文字以傳桐鄉亦只臨終數語易感動父

老耳自設官以來不知幾祠幾碑今郡邑誌中所載邑人生祀之者復有幾祠幾碑存耶愚又常過通都大邑見坊石矗矗林立亦强記其姓字不跬步忘矣邑乘中所載諸公姓字亦强記其姓字未掩卷忘矣其存之胸中往往不能去者又未嘗從坊石得邑乘出也以此言之夢耳何益哉見舟次亦復以此語之愚在雲門所作十餘詩曾付剞劂一夕呼湲兒盡劈其副生平受病只是多事近日始知懺悔立意求減便于撒手時没些沾滯也吾婿見此必謂我作不祥之語不知祥字亦有結著

陸逵老七十老人終朝爲百年之計見人說一死

字便拂然不悅一旦化去畱一屋子大不相干之人愚雖愚諒不至是吾婿天分高肝膽眞吾兩人雖以翁婿相愛而實由氣分之合以此時時念婿婿聰明有餘只要滚厚脊梁要硬脚跟要牢成一有品有行人功名有一定不必論也兒子回信筆恡悼奉荅茗筆甚佳在向時看得頗緊要近來亦殊濇作此字是五文錢昌樂筆三分青葉茶亦隨便可㖷吾婿以爲若何尚有如許欲語滚兒恐勞吾亦遂止

追報亾友黃漢臣書

櫟下同學周亮工謹頓首頓首灑淚追報亾友漢

臣先生足下亮工聞先生名葢巳有年徒以十年閩海三載青齊蹤跡遐邈有類投荒不及望見先生顏色比及量移大江以南一水可溯而羽儀高迥咫尺雲霄惟諷誦高文嚮往不置因藉飛鴻以陳菀結不謂瑤音過相奬藉若謬許聲氣于亮有葛歡之嗜者啓予荒蕪意內滔滔欲叓作報章以罄鄙懷而時被飮章旁皇且止何期子廸隔歲書來遂聞先生溘然之耗能不悲哉聞先生逝距客歲惠書未及一月秋冬寤想巳屬修文追憶前心惟有隕涕陽月以後亮獲挂冠喜脫樊籠訂商大業倘異日叓過九峰披先生帷而伊人邈矣何以

爲心哉斯文不墜賴有鴻章得良朋子廸爲之收合又有高足雲翎編緝裒然亮雖薄植表揚之責竊不敢自後于兩君矣且讀先生良書有云桑榆殘照亦復何戀而不歸道山流浪人間或當待此以暝蓋先生時已抱疴期稍霍然以大集見屬也不知先生是時已預知必死耶抑一言相訂不必果見不負所期已信亮斷斷不負所期而于時目已瞑耶至今先生目其瞑與其尚未瞑所不可知要以不負所期不致先生之不瞑則亮實自信之自必之矣先生其鑒之乎虞山之論反覆千言未能自止幽冥既隔商較徒虛追進報章聊陳衷緒

獨悵先生見屬可以無負而季諾一序不能復起而吮筆也不益爲之痛悼不已哉

復何匡山書

匡山先生閣下閏月九日路守戎至自婁江得奉手書慰藉殷殷淩佩雲談弟事初傳在揚候讞繼則仍在白門初讞雖無沾染但主者以淮風尚急未敢即結欲待　金雞之下而信息杳然限期既迫恐難再滯持平未必有人覆轍行將再及宿世之業自作之愆于人復何尤哉獨是得良書謂弟詩酒自娛笙歌不廢眞處患第一達觀嗟夫誰爲此言以欺匡山者哉弟自被蕉彈甘心蠖屈八閱

月足未嘗履限外聞外人聲驚悸欲死晝夜不能寐必薄醉而後就枕少遲酒力不能與淡愁角輒又醒望窻外又不肯卽明皮肉瘦且枯齒落且盡鬚無一莖黑面如舊鬼氣息僅屬一二相知故爲好語歡顏引弟暫喜間或以巵酒醉我而相知咸貧力不能佳釀每飲皆金陵玉蘭釀惡味撲鼻飲輒欲嘔而不能不飲此卽弟之酒也數月酒間成三詩凡兩出韵兩重字搦爲紙毬供小兒戲拈筆書數十字乃得別字三數章理又無論矣此卽弟之詩與文也向之故爲好語歡顏引弟暫喜者間爲予歌然實不能歌兩吳君遠度歌淸秋露冠五

歌大江東其聲嗚嗚不耐愁人聽又兩君僅能記此數韵今夕爾爾明夕復爾爾弟聽且倦兩君亦自厭近且罷響矣此即弟之笙歌也誰爲此言以欺匡山者哉生路㳄㳄死境迫之恐此生無復見我匡山日矣以淚和墨望雲奉荅倘復念我竚望後音

賴古堂集卷之十九終